

Run Freely

撒野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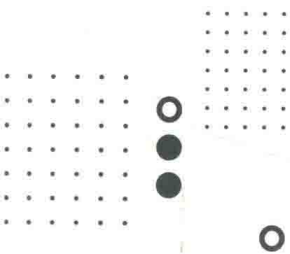
巫哲

著

散文

巫哲 著

野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撒野 / 巫哲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8.10

ISBN 978-7-5596-2018-7

I. ①撒… II. ①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82965号

撒野

作 者: 巫 哲

选题策划: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楼淑敏

装帧设计: 苏艾设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476千字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 印张26.5

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2018-7

定价: 45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Run Freely

巫 哲 作 品



撒 野



我想，
抬头暖阳春草，
你给我简单拥抱

我想，
踩碎了迷茫走过时光，
睁开眼你就会听到

我想，
左肩有你，
右肩微笑

我想，
在你眼里，
撒野奔跑

我想，
一个眼神，
就到老



人

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-
- | | | |
|---|-------|-----|
| 一 | 别处的故乡 | 001 |
| 二 | 飞吧！少年 | 083 |
| 三 | 春天来了 | 167 |
| 四 | 里脊肉 | 249 |
| 五 | 孤儿 | 333 |



$\mathcal{P}001 - \mathcal{P}082$ — 一 别处的故乡

兜里的手机振动了两下，这是三分钟之内的第五次了，蒋丞睁开了眼睛。

车已经开了快三个小时了，车窗外的天空还是很阴沉，身边坐的姑娘还在熟睡，脑门儿很踏实地枕在他的肩上，右肩已经一片麻木。

他有些烦躁地耸了耸肩，而姑娘却只是偏了偏头，他用手指把姑娘的脑袋给推开，但没过几秒钟，脑袋又枕在了他肩膀上。

这样的动作已经反复了很多次，他甚至感觉这姑娘不是睡着了，这效果得是昏迷了。

烦躁。

他不知道还有多久能到站，自从车票拿到手就没去查过，他只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一座在这次行程之前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小城。

人生呢，是很奇妙的！

当手机第六次振动的时候，蒋丞叹了口气，把手机掏了出来。

——怎么回事？

——怎么之前你完全没有提过要走的事？

——为什么突然走了？

——为什么没有跟我说？

消息是于昕发来的，估计是在补课，所以打不了电话，一眼看过去，全是问号。

当他准备把手机放回兜里的时候，第七条消息发了过来。

——你再不回消息，我们就算分手了！

终于不是问号了，他松了口气，把手机关机，放回了兜里。

分手对于他来说，并没有什么意义，校园里谈两个月的恋爱，无非就是比别的同学说的话多一点儿，有人给你带早点，打球有专属的啦啦队……都没来得及发展到能干点儿什么的程度。

看着车窗外一直在变化又似乎始终一样的风景，广播里终于报出了蒋丞的目的地。旁边姑娘的脑袋动了动，看样子是要醒了，他迅速从书包里抽了一根红色的记号笔，拨开笔帽，在手里一下下地转着。

姑娘醒了，抬起了头，脑门儿上一大块印子，跟练了神功似的。

在与蒋丞的目光碰上了之后，姑娘伸手抹了抹嘴角，摸出手机，低头边按边说了一句：“不好意思。”

居然没听出什么歉意来，蒋丞冲她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。姑娘愣了愣，视线落在了他手里旋转的记号笔上。

蒋丞把笔帽狠狠往笔上一套，“咔”地响了一声。

两秒钟之后，姑娘猛地捂住了脸，站起来向洗手间那边冲了过去。

蒋丞也站了起来，往车窗外看了看，一路阴沉到这里的天，终于下雪了。他从行李架上把自己的箱子拿了下来，穿上外套走到了车门边，掏出手机开了机。

手机很安静，于昕的消息没有再度响起，也没有未接电话。

感觉这是和于昕好了这些日子以来，她最让人舒心的一次，不容易啊！

但是，也没有除了于昕之外的其他人联系过他。

比如，他以为会来接站的人。

跟着出站的人群走出了车站，蒋丞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头，看着这座在寒冷冬季里显得灰蒙蒙的城市。

火车站四周的混乱和破败，就是他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。

不，这算是第二印象，第一印象是老妈说出“回去吧，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”时，他脑子里的一片茫然。

他拖着箱子走到了车站广场的最南边，这里人少，旁边还有一条小街，排列着各种感觉进去了就出不来的小旅店，以及感觉吃了就会中毒的小饭馆。

他坐到行李箱上，拿出手机又看了看，还是没有人联系他。

电话号码和地址他都有，但他就是不想说话也不想动，他从口袋里摸出烟，放在嘴里叼着，他对自己突然会到这里，充满了深深的、莫名其妙的、茫然的、绝望的愤怒。

盯着地上的冰，一边愤怒一边从兜里摸打火机，背靠着寒风，身体缩成一团把烟点上了，看着在眼前飘散开去的烟雾，他叹了口气。

这要是让班主任看到，不知道会说些什么。

不过，没事儿，他已经在这里了，遥远的距离，别说班主任，就连跟他在一个屋子里生活了十几年的人，说不定都不会再见面了。

在这座小破城市的小破学校里，估计不会有人盯着他有没有抽烟。

烟只抽了一半，蒋丞就有些冻得扛不住了，他站起来打算打车找个地方先吃饭。他拖着箱子刚走了一步，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撞在了他的脚踝上，劲儿还不小，撞得他一阵生疼。

他皱着眉回过头，看到身后有一块滑板。

接着，没等他抬头再看一看滑板是从哪里飞过来的，一个人便摔到了他的脚边。

“你怎……”他条件反射地伸手想要去扶一把，但手伸到一半就停下了。

披散着乱七八糟的头发，剪得像狗啃的似的有长有短，身上的衣服也挺脏的……要饭的？流浪汉？碰瓷的？小偷？

等这人抬起头时，他才看清楚这是个看上去也就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姑娘，虽然脸上抹的全是泥道子，但能看出皮肤挺白、眼睛很大。

不过，他再次想去扶一把的手还没有抬起来，这小姑娘就被紧跟着过来的四五个小姑娘连拉带扯地拽走了，有人还在后面一脚踹到了她的背上，踹得她一个踉跄，差点儿又摔倒。

蒋丞立马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转身拖了行李箱继续往前走。

身后传来一阵笑声让他又停下了脚步。

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不太愿意管闲事，碰巧现在心情相当、超级、特别以及非常不好，但刚才小姑娘漆黑干净的眸子还是让他转回了头。

“哎！”他喊了一声。

那几个小姑娘都停下了，一个看起来挑头的眼睛一斜：“干吗？！”

蒋丞拖着箱子慢慢走了过去，盯着手里还拽着大眼睛衣服的那个小姑娘，盯了两秒之后，那个小姑娘松开了手。

他把大眼睛拉到自己身边，看着那几个小姑娘：“没事了，走吧。”

“你谁啊！”挑头的有些胆怯了，但还是很不满意地喊了一声。

“我是带着刀的大哥哥，”蒋丞看着她，“我用三十秒就能给你削一个跟

她同款的发型。”

“我一会儿就叫我哥过来收拾你！”挑头的明显不是惯犯，一听这话就有些退缩了，但嘴上还是不服气。

“那你让他快点儿，”蒋丞一手拖着箱子，一手拉着大眼睛，“我吓死了，会跑得很快的。”

那几个小姑娘走开了，大眼睛却挣开了他的手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蒋丞问了一句。

大眼睛摇了摇头，回过头两步走到滑板旁边，一脚踏了上去，看着他。

“你的？”蒋丞又问。

大眼睛点了点头，脚下轻轻一点，踩着滑板滑到了他面前，然后很稳地停下了，但还是看着他。

“那你……回家吧。”蒋丞也点了点头，掏出手机，边走边想叫辆车过来。

走了一段之后，听到身后有声音，他回过头发现大眼睛还踩着滑板慢慢地跟在他的身后。

“怎么？”蒋丞看着她。

大眼睛不说话。

“怕她们回来？”蒋丞有些无奈地又问道。

大眼睛摇了摇头。

“不是，你哑巴吗？”蒋丞开始感觉到有些烦躁了。

大眼睛继续摇头。

“我跟你讲，我，”蒋丞指了指自己，“现在心情非常不好，非常暴躁，我揍小姑娘一点儿都不手软知道吗？”

大眼睛没动。

蒋丞盯了她一会儿，看她没有说话的意思，压着火拖着箱子再次往前走。

这会儿信号不太好，叫车的界面怎么也点不开，他一屁股坐到了公交车站旁边的石墩子上，顺手还点了一根烟。

大眼睛还踩着滑板，站在他旁边。

“你还有事？”蒋丞不耐烦地问，他有点儿后悔管闲事了，这是给自己找了个莫名其妙的麻烦。

大眼睛还是不说话，只是轻轻蹬了一下滑板，滑到了旁边的公交站牌前，仰着脸看了很长时间。

等她又踩着滑板回到蒋丞身边的时候，蒋丞从她迷茫的神情里猜到了原因，叹了口气：“你是不是迷路了？回不去了？”

大眼睛点了点头。

“是本地人吗？”蒋丞问。

点头。

“打电话叫你家里人过来接你。”蒋丞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她。

她接过手机，犹豫了一下，低头按了几下，然后又把手机还了回来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蒋丞看着已经输好但没有拨出去的一个手机号码，“我帮你打？”

点头。

蒋丞皱着眉按下了拨号键，听着听筒里的拨号音，他又问了一句：“这是你家谁的号码？”

没等大眼睛回答，那边有人接了电话。

当然，估计她也不会回答，蒋丞冲着电话“喂”了一声。

“谁？”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路人，”蒋丞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，“我这里有一个小姑娘……”

“不要。”那边说。

没等蒋丞回过神，电话就挂掉了。

“这人是谁？”蒋丞扔掉烟，指着大眼睛，“不说话就滚，我没耐心了。”

大眼睛蹲在他的腿边，捡了块石头，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个“哥”字，然后抬头看着他。

“好吧，知道了。”蒋丞感觉这小姑娘可能真的是哑巴。

他再次拨了刚才那个号码，这次响的时间很短，那边就接了起来：“谁？”

蒋丞看了看大眼睛：“你妹妹在我这里……”

“撕票吧！”那边回答，然后又挂了电话。

“我靠！”蒋丞一阵砸手机的冲动涌了上来，指着大眼睛，“你的名字！”

大眼睛低头用石头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顾森。

蒋丞没再打电话过去，只是发了条短信，还配了一张大眼睛的照片。

——顾森，哑巴，滑板。

三十秒之后，那边把电话打了过来。

蒋丞接起电话：“晚了，已经撕票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”那边说，“能告诉我你在哪里吗，我过去看看还能不能拼起来。”

“……火车站，特别破的那个，”蒋丞皱着眉，“她迷路了，你快点儿过来，我还有别的事。”

“谢谢，非常感谢，”那边回答，“马上到，你要是有急事可以先走的，让她在那里等我就行。”

蒋丞把刚刚扔在地上的半截烟捡起来弹进了旁边的垃圾桶，又重新点了一根。

他本来想直接叫车走人的，但又觉得根本没有人会在意他是来还是去，是在还是不在，自己似乎没什么可着急的。

顾森在滑板上坐了一会儿之后就站了起来，踩着滑板在人行道上来回滑着。

蒋丞看了几眼之后有些吃惊，本来以为小姑娘就是瞎玩，但是没想到小姑娘各种上坡、下坡、台阶、加速、急停、掉头居然都轻松自如。

就是一脑袋被剪成了碎草的头发，以及脏兮兮的脸和衣服让人出戏。

玩了十几分钟之后，顾森滑到他身边停下来了，脚尖在滑板上一钩一挑，用手接住了滑板之后，她抬手向蒋丞身后指了指。

“挺帅。”蒋丞冲她竖了竖拇指，然后顺着她的手指回过了头，看到了身后停着的一辆黑色摩托车。

车上的人戴着头盔看不清脸，但是，撑在人行道边上穿着灰色修身裤子和短靴的腿很抢眼。

长，而且还直。

“你哥啊？”蒋丞问顾森。

顾森点点头。

“你脑袋怎么回事？”车上的人摘下头盔下了车，走过来盯着顾森的头发，“还有脸和衣服……你掉粪坑里了？”

顾森摇了摇头。

“被同学欺负了吧！”蒋丞说。

“谢谢，”这人这才把目光转到蒋丞脸上，伸出了手，“我叫顾飞，是她哥。”

蒋丞站了起来，跟他握了握手：“不客气。”

顾飞看上去跟自己年纪差不多，只看眼睛不太好判断是不是顾森她哥，但眼睛的形状挺像，不过没有顾森眼睛那么大……皮肤倒还挺白的。

蒋丞目前的心情很像一盆烂西红柿，但顾飞的发型跟他的腿一样抢眼，所以，他还是在烂西红柿缝里瞅了两眼。

很短的寸头，偏过脸的时候，能看到两侧贴着头皮剃出的青皮上有五线谱图案，一边是低音谱号，另一边是个休止符，蒋丞没看清有几个点。

“你刚下车？”顾飞看了一眼他的行李箱。

“嗯。”蒋丞拿起手机继续想打开打车软件叫车。

“去哪里，我送你？”顾飞说。

“不了。”蒋丞看了一眼他的车，再大的摩托车也只是摩托。

“她不占地方。”顾飞又说。

“不了，谢谢。”蒋丞说。

“跟哥哥说谢谢，”顾飞指了指蒋丞，对顾森说，“粪球。”

蒋丞转过脸看着“粪球”，想听一听她怎么说话，结果顾森只是抱着滑板冲他鞠了一个90度的躬。

顾飞跨上车，戴上头盔，顾森很利索地爬上后座，抱住了他的腰。

“谢了。”顾飞看了他一眼，发动车子，掉转车头开走了。

蒋丞坐回石墩子上，这会儿网络倒是挺好的，但是居然好半天都没有人接单，路过的出租车招手都不停。

这是什么鬼地方？

虽然心情很烂，他却一直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，只觉得这段时间以来，他一直活在混沌里，被各种震惊和茫然包裹着，连气都喘不上来，甚至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答应了所有的安排，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到了这里。

是叛逆吗？

就像老妈说的：我们家没有过像你这样叛逆的人，全身都是刺。

当然了，本来也不是一家人，何况这几年都已经处得跟仇人一样了，谁看见谁都是火。

蒋丞皱着眉，这些他都没来得及去琢磨。

一直到现在，此时此刻。

在这座陌生的、寒冷的、飘着雪的城市里，他才猛地回过神来。

绝望和痛苦以及对所有未知的抗拒，让他觉得鼻子发酸。

低下头时，眼泪在脸上狠狠划了一道。

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，蒋丞正坐在一家不知道在什么位置的KFC里，他看

了一眼这个陌生号码，接了起来：“喂？”

“是蒋丞吗？”那边响起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。

声音有点儿大，蒋丞把手机稍微拿开了点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是你爸爸。”那个人说。

“哦。”蒋丞应了一声，这种对话听起来居然有几分好笑，他没忍住乐了。

那边的男人也跟着笑了两声：“我叫李保国，你知道的吧！”

“嗯。”蒋丞喝了口可乐。

“你的车到站了吗？”李保国问。

“到了。”蒋丞看了看表，已经到了两个小时了。

“地址你有吗？我没车，所以没法接你，你打个车过来吧，我在路口等你。”李保国说。

“嗯。”蒋丞挂掉了电话。

这回运气还凑合，出来就打着了车，车上的暖气还开得很足，热得人有种要发烧的感觉。

司机想聊天，但蒋丞始终靠着车窗，沉默地向外看着，司机起了几次头都没有成功，最后放弃了，便打开了收音机。

蒋丞努力地想看清这座城市具体长什么样，但是，天色已经很暗了，街灯都不怎么亮，还有光晕里漫天飞舞着的雪花，看得人眼晕。

他闭上了眼睛。

很快却又睁开了。

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跟个娘们儿一样，真没劲。

车到地方停下了，蒋丞拎着行李箱下了车，站在路口。

没有人。

声称在路口等他的“你爸爸”李保国没看到人影。

蒋丞压着心里的烦躁和脸上被风割过的疼痛，摸出了手机，拨通了李保国的电话。

“唉，这把太臭了……”好半天李保国才接了电话，“喂？”

“我在路口。”蒋丞一听他这动静，瞬间就想把电话给挂了，随便去找个酒店。

“啊？这么快就到了？”李保国吃惊地喊了一声，“我在呢，在呢，马上出来。”